

短篇小說

第一集

胡適譯

中華民國八年十月初版
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重排十三版
中華民國廿二年六月十八版

短篇小說（第一集）

每冊實價大洋三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譯者 胡適

印行兼 亞東圖書館

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
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有著作權
翻印必究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

譯者自序

這些是我八年來翻譯的短篇小說十種，代表七個小說名家，共計法國的五篇，英國的一篇，俄國的兩篇，瑞典的一篇，意大利的一篇。

這十篇都是曾發表過的：最後一課曾登留美學生季報；柏林之圍曾登甲寅；百愁門曾登留美學生季報；決鬪、梅呂哀、二漁夫曾登新青年；一件美術品曾登新中國；其餘三篇曾登每週評論。因為這十篇都是不受酬報的文字，故我可以自由把他們收集起來，印成這本小冊子。

短篇小說彙刻的有周豫才、周啓明弟兄譯的域外小說集（一九〇九）兩冊，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（一九一七）三冊。他們曾譯過的，我這一冊裏都沒有。

我這十篇不是一時譯的，所以有幾篇是用文言譯的，現在也來不及改譯了。

近一兩年來，國內漸漸有人能賞識短篇小說的好處，漸漸有人能自己著作頗有文學價值的短篇小說，那些「某生，某處人，美丰姿……」的小說漸漸不大看見了。這是文學界極可樂觀的一種現象。我是極想提倡短篇小說的一人，可惜我不能創作，只能介紹幾篇名著給後來的新文人作參考的資料，慚愧，慚愧。

後面附錄「論短篇小說」一篇，是去年的舊稿，轉載在這裏，也許可以幫助讀短篇小說的人領會短篇小說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。

民國八年九月胡適

我譯的短篇小說，在第一版所印十種之外，還有他的情人一篇，現在趁再版的機會把這篇也加進來。

民國九年四月胡適

短篇小說第一集目次

最後一課	(Daudet)	一
柏林之圍	(Daudet)	九
百愁門	(Kipling)	一一
決鬪	(Teshov)	三三
梅呂哀	(Maupassant)	四七
二漁夫	(Maupassant)	五九

目次

二

殺父母的兒子..... (Maupassant)	七三
一件美術品..... (Chekov)	八九
愛情與麵包..... (Strindberg)	一〇一
一封未寄的信..... (Castelnuovo)	一二一
他的情人..... (Gorky)	一四三
附錄 論短篇小說	一五七

最後一課 (La Dernière Classe)

法國都德著

著者都德 (Alphonse Daudet) 生於西曆千八百四十年，卒於千八百九十七年，爲法國近代文章鉅子之一。

當西曆千八百七十年，法國與普魯士國開釁，法人大敗，普軍盡據法之東境，明年進圍法京巴黎，破之。和議成，法人賠款五千兆弗郎，約合華銀二千兆元，蓋五倍於吾國庚子賠款云。賠款之外，復割阿色司、娜戀兩省之地以與普國，此篇托爲阿色司

省一小學生之語氣，寫割地之慘，以激揚法人愛國之心。民國元年九月記於國。

這一天早晨，我上學去，時候已很遲了，心中很怕先生要罵。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，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，我却一個字都不記得了。我想到這裏，格外害怕，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。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。那邊竹籬上，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。野外田裏，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。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。幸虧我膽子還小，不敢真個逃學，趕緊跑上學去。小學生未趕逃學

我走到市政廳前，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，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。我心裏暗想，這兩年，我們的壞消息，敗仗哪，賠款哪，都在這裏傳來。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。我也無心去打聽，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

堂。

本校舊前的新圖印書

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，總有很大的響聲，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，先生鐵戒尺的聲音，種種響聲，街上也常聽得見。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。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，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。我朝窗口一瞧，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，漢麥先生拿著他那塊鐵戒尺，踱來踱去。我沒法，只好硬著頭皮，推門進去，臉上怪難為情的。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，他瞧見我，但說孩子快坐好，我們已要開講，不等你了。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，心還是拍拍的跳。坐定了，定睛一看，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，挺硬的襯衫，小小的絲帽。這種衣服，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，他從不輕易穿起的。更奇怪的，今天這

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。最可怪的，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，也坐滿了人，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，那邊是赫叟那老頭子，還有幾位，我却不認得了。這些人爲什麼來呢？赫叟那老頭子，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攤在膝頭上。他那副闊邊眼鏡，也放在書上，兩眼睜睜的望著先生。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有愁的，心中正在驚疑，只見先生上了座位，端端敬敬的開口道：『我的孩子們，這是我最末了的一課書了。昨天柏林（普國京城）有令下來說，阿色司和娜戀兩省，現在既已割歸普國，從此以後，這兩省的學堂只可教授德國文字，不許再教法文了。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，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。』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，就像受了雷打一般。我這時纔明白，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，原來是這

學校理會令
天靜肅異
常生定
佈知周知

小學生悔恨
以前不用功

麼一回事。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！我的法文纔該打呢。我還沒學作法文呢。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？唉，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？爲什麼却去捉鴿子打木球呢？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，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。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。我真有點捨不得他。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，厚沈沈的戒尺，我都忘記了。只是可憐他。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，纔穿上那身禮服。原來後面空椅子上那些人，也是捨不得他的。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曾好好學些法文，不曾多讀些法文的書。咳，可憐的很……我正在癡想，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，問我動靜詞的變法。我站起來，第一個字就回錯了。我那時真羞愧無地，兩手撐住桌子，低了頭不敢擡起來。

只聽得先生說道：『孩子，我也不怪你。你自己總够受了。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，這算什麼？讀書的時候多著呢。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？如今呢？你們自己想想看，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，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。』……先生說到這裏，索性演說起來了。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，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。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，千萬不要忘記了。他說，『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。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，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。』……先生說完了，翻開書，講今天的文法課。說也奇怪，我今天忽變聰明了。先生講的，我句句都懂得。先生也用心細講，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。文法講完了，接着就是習字。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，

先生一掃而過
時常如此

先生自己寫的好字，寫着『法蘭西』『阿色司』『法蘭西』『阿色司』四個大字，放在桌上，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。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，一點聲息都沒有，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。我一面寫字，一面偷偷的抬頭瞧瞧先生。只見他端坐在上面，動也不動一動，兩眼瞧瞧屋子這邊，又瞧瞧那邊。我心中怪難過，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，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，這些檯子、櫈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。他手裏種的胡桃樹，也長大了。窗子上的朱簾也爬上屋頂了。如今他這一把年紀，明天就要離去此地了。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，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。我心中真替他難受。先生却能硬着心腸，把一天功課，一一做去，寫完了字，又教了一課歷史。歷史完了，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。坐在

後面的赫叟那老頭兒，戴上了眼鏡，也跟着他們拚那 ba, be, bi, bo, bu,

(巴卑比波布)

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，很像哭聲。我聽了又好

笑，又要替他哭。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，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。

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，遠遠地聽得喇叭聲，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，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，面色都變了，開口道：

『我的朋友們，我……我……』先生的喉嚨哽住了，不能再說下去。

他走下座，取了一條粉筆，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，『法蘭西萬歲』。他回過頭來，擺一擺手，好像說，散學了，你們去罷。

柏林之圍 (Le Siège de Berlin)

法國都德著

『柏林之圍』者，巴黎之圍也。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，普法之戰，法人屢戰皆敗。西丹之役，法帝全軍解甲。巴黎聞報，遂宣告民主，誓以死守。普軍圍巴黎，凡四閱月始陷。此篇寫圍城中事，而處處追敘拿破崙大帝盛時威烈，盛衰對照，以慰新敗之法人，而重勵其愛國之心。其辭哀婉，令人不忍卒讀。

此篇與都德之『最後一課』(La Dernière Classe)皆敘普法之戰。二篇皆

不朽之作，法童無不習之。重譯外國文字亦不知凡幾。余二年前曾譯『最後一課』。今德法又開戰矣。勝負之數，尙未可逆料。巴黎之圍歟？柏林之圍歟？

吾譯此篇，有以也夫。

民國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記於美洲旅次。

余等與衛醫士過凱旋門大街，徘徊於鎗彈所穿之頽垣破壁間，憑弔巴黎被圍時之往跡。余等行近拿破崙帝凱旋門，衛醫士忽不進，而指凱旋門附近諸屋之一，謂余等曰：『君等見彼嚴扃之四窗乎？去年八月初旬，巴黎消息已惡矣。當此危急之時，余忽被招至彼屋，診視一神經顛狂之症。病者朱屋大佐，嘗爲拿破崙部下軍官，老矣，而餘勇未衰，愛國之心尤熱。當普法之戰之始，大佐自鄉間來，僦居此屋，以屋有樓，可望見凱旋門也。君等知彼僦屋之意乎？傷哉此老！其意蓋欲俟法人大勝後，